

第一章 家家有本難唸經

船航行在江心，江水被船頭破開，濺起一道道白色的巨浪，翻轉的浪花間閃爍著魚鱗般的虹光，使得平靜的江面上多了些炫目的光芒。

萬里無雲，日正當中，風光明媚，鶯聲燕語從船上細細傳來。

那是艘一般的客船，外觀看來並無任何特殊之處，載物也載人，但以載人居多，平凡無奇的客艙能容納百來名渡江往返的客人，不會有人過問，也不會有多事者詢問船上載運何人。

風飄飄，水淼淼，伊人在天水間。

「小……小姐，您怎麼一點事也沒有？奴……奴婢快不行……嘔……嘔……」

「妳家小姐我天賦異稟，乘舟坐車都安然無恙。」瞧她面色發白唇發紫，可見是個沒用的。

倚在船艙口藉著窗外日光看書的小姑娘，手裡一卷書頁泛黃的醫書，年約十二，眉清目秀，肌膚白皙，一雙黑得透亮的眸子彷彿那上古的貓眼石，生動靈活地好似水波蕩漾。

在她面前是捂嘴欲吐的丫頭喜兒，大小姐一歲，長相尚可，有幾顆俏皮的雀斑，眼角下有顆喜人的淚痣。

「小姐……」吐到無力的喜兒虛弱的喊著，吃什麼都吐的她沒法反駁小姐自吹自擂的厚臉皮。

「咗咗咗，別用一張即將彌留的死人臉對著妳家小姐，小姐我吃好、睡好，不想倒胃口。」杏目一橫的黎玉笛將哭喪著臉的丫頭用書頂開，來個眼不見為淨。

「小姐，奴婢難、難受……您不能這樣對奴……奴婢啦！」嗚嗚，她都吐膽汁了。黎玉笛不為所動的將手中的醫書換成遊記，津津有味地看著，「妳不知道我一向見死不救，冷血無情嗎？」

「小姐……」喜兒欲哭無淚。

她家小姐的確沒心沒肺，除了幾名放在心上的親近人外，學了一手好醫術的她從不輕易出手，沒幾人知道她師承藥王谷，青出於藍勝於藍，精湛醫術把師父都比下去了。

但小姐最熱衷地不是醫術，而是毒，不過在製毒前要先學會解毒，不然還不先把自個給毒死了，因此小姐勉為其難的背起近五百本的藥草集和醫書，不太甘願地同意拜藥王谷谷主為師，學習精深奧妙的醫理。

人家說教會徒弟餓死老師父，黎玉笛恰恰相反，她是氣死老師父。

師父叫她做的事她是左耳進，右耳出，當是老和尚唸經，她修行不足難以悟道，還是自個參禪去吧！

雖然她尚未及笄，可醫術卻勝過鑽研數十年的谷主，谷主一度要將位子傳給她，讓她繼承藥王谷，可她很冷情的回了一句——「等師父斷子絕孫再說。」

當下把谷主東方亮氣得倒仰，連呼三聲孽徒。

東方亮早年醉心於醫術而冷落了妻子，成親十餘年才生下幼子東方忍，谷主夫人產子之時已三十餘歲了，因此生了這一胎後便傷了身體，再無所出。

順理成章地，年幼的東方忍成了少谷主。

可是谷主東方亮還是一心希望「孽徒」繼承，好說歹說的許了一堆把自己賣了的條件卻仍得不到徒弟的應允。最後退而求其次，只要求黎玉笛在藥王谷有難以解決的疑難雜症時出手相助，不管能不能治癒，盡力就好。

不得不說，黎玉笛在醫術方面相當有天分，她能一目十行，過目不忘，凡是看過的東西都不會忘記，且她一學就上手，練手個幾回就熟稔如看診多年的老郎中。對於這點，黎玉笛本人也十分訝異。

在這之前，她是個從未學過醫術的人，不過略懂幾分醫學知識，翻過幾本書，實際上就是道道地地的門外漢。東方亮一開始要收她為徒時她還十分抗拒，嫌棄以後會一身臭烘烘的藥味。但是她娘後來因故傷了身子，藥王谷有她娘需要的藥草以及為了替她娘治病，因此她放下原本的為難嫌棄，真心地拜了師。

藥王谷就此撿到寶了，因為她是百年一見的醫學天才，才用幾年功夫就把師父東方亮的醫術全學會了，還能治療東方亮束手無策的病症，把他喜得鬍子都往上翹，直言——

「有徒如此，老夫可瞑目了。」

只是黎玉笛從不輕易看診，僅有的幾次也只是開藥，還用藥王谷珍稀的千年參、百年靈芝來抵出診的診金，幾回下來，藥王谷不少好藥材被她採摘一空，把東方亮心疼地不敢再叫她診治，怕稀有藥草被糟蹋一空。

要是多來幾回重金診治，藥王谷就虛有其名了，有谷無藥，光禿禿地只剩下一些可有可無的幼株和黃土地。

「別嚎了，真難聽。」不知情的人還以為在殺豬，喜兒渾身上下沒三兩肉，真要宰了也燉不了一鍋。

黎玉笛的話打斷了喜兒漫無邊際的思緒，噁心感重新湧上。

「小姐，奴婢要吐了……」她忍不住呀！難聞的酸味一直往上溢，都堵在喉嚨口了。

聞言，黎玉笛嫌棄的顰眉，「去，箱籠內紅梨木小匣子，紫花瓶身那一瓶，一粒，順水服用。」

糟蹋了，賣給富貴人家少說一兩銀子。

「是，謝謝小姐！」喜兒喜出望外。

那是黎玉笛特製的暈船藥，她上船前只草草地做了三十粒，給兩個弟弟、母親各服了一粒，東叔、東嬸、東子一家人也每人一粒，防止坐船暈眩，功效奇佳。

喜兒當時仗著身體好不服藥，自認為活蹦亂跳幹麼用藥，是藥三分毒，省下來有需要用時再用。

頭兩天喜兒真的活力十足地滿船逛，還能和船工買條大頭鰱魚給主子燉湯喝，可是到了第三天就不成了，她昏昏沉沉的站不住，特大的嗓門成了貓鳴聲，細長的小眼睛出現血絲。

很不幸地，她暈船了。

不過船上暈船的人不只喜兒一人，還有不少家有恆產的船客，反正擱著也是擱著

用不著，黎玉笛便以一粒一兩銀子的高價賣給暈船的人。

起先她喊價賣藥時沒人買，當小孩子在胡鬧，她正打算收回時，一位實在暈得受不了的夫人將信將疑的試試，這一試就不暈了。

一看到原本吐到臉色發青的夫人一服完藥後不吐了，神清氣爽，臉上恢復血色，飯也多吃了一碗，其他人連忙掏出銀子搶買。

暈船不是病，暈起來要人命呀！有神藥還不趕緊下手！

很快地，剩餘的藥丸被哄搶一空，賺了二十幾兩銀。

眼看頗有商機，腦子動得快的黎玉笛便在下一個渡口停靠時，讓東叔下船買藥材，她花了一夜又製了幾百粒藥丸子，有銀子不賺是笨蛋，所以短短數日內她又進帳數百兩銀子。

「姊，妳別摳門了，自己人計較什麼？」

艙房的另一側是一名眉目俊秀的白衣少年，衣著簡單卻透著一股清華之氣。

叫人訝異的是，他與黎玉笛長相如出一轍，幾乎是一模一樣，除了他個子略高些，神色冷淡，眉眼多了俊雅少了柔美，眼眸雖黑，卻沒有時時想算計人的靈活和生動。

「黎玉簫，誰跟你是自己人，我這是在教喜兒，小姐說的話全對的，小姐不會錯，小姐是神，聽小姐的話才是好奴婢，不聽話的下場就是自找罪受。」她可顧不了這個丫頭，他們要去的地方是龍潭虎穴，若不長點心眼誰也救不了她。

故作老成的黎玉簫眉頭一擰，「姊，妳太為難人了，妳哪有可能不會錯，人非聖賢，偶有一兩個過失也無可厚非。」

兩人是孿生姊弟，但性情南轅北轍，一個天生沒血沒淚，不會濫情的施捨憐憫，認為人各有命，自救多福；一個天性悲天憫人，看到別人有難，總是忍不住要出手相助。

不過礙於長姊的兇悍，黎玉館只要一個眼神拋過去，有心助人的黎玉簫便會考慮再三，未經長姊允許他絕不出手，因為長姊是真正的「心狠手辣」，他敢違背她的話，她便往他身上扎針，一整天動不了，所以救人前務必得仔細斟酌。

「做丫頭不一定要聰明過人，心靈手巧，我要求的只有一點——絕對忠心，若是當下人的連主子的話都不聽，自作聰明，我要她做什麼？」黎玉笛順便做機會教育。

她醫術精妙又有極高天賦，當然一眼就能看出每個人的身體狀況，所以一上船才每人分一粒藥丸，以防萬一。

因此堅持不吃的喜兒自然要吃點苦頭了，黎玉笛一天天看她精神萎靡而不聞不問，任由她三步一吐的飽受折磨。

這是在懲罰她不聽主子的話，喜兒是來侍候人的，不是由主子侍候她，誰是主，誰是僕，該有個尊卑，不能因她跟主子吃過苦而輕易寬待。

「何況我們這次回京會遇到什麼事你能預料嗎？別忘了我們是為了什麼被迫離京九年。」那年她才三歲。

一說到此事，黎玉簫神情沉痛的默然了。

漫長的九年，讓人無法忘懷。

他們有個偏心祖母，心都偏向外人了。

當年，父親、母親初相遇時便種下情種，父親堅持要娶武官之女的母親為妻，因此與想讓娘家侄女為媳的祖母大吵一架。

母子倆僵持不下，最後祖母還是讓父親迎娶了母親，可想而知婆媳之間不太和睦，從母親進門之後就衝突不斷。

為免家宅不寧，剛考上一甲進士的黎仲華自請外放，以探花郎身分偕妻上任，遠赴數百里外的小縣任縣官。

這簡直是大逆不道，拂了一向強勢的老夫人逆鱗，兒子越倔強她越和他槢上，不時以「長者賜，不可辭」為由，千里迢迢給兒子送「屋裡人」，還措詞嚴厲要他納為妾。

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，夫妻情深的黎仲華假意收妾，轉手就贈與下屬，因此在縣衙中深受愛戴，大受好評。

夫妻倆成親三年才有了雙生兒女，然而三年一任，任期一到，舉家回京覆命，另謀京官。

他們以為經過了多年，還有一對可愛的龍鳳胎孫兒孫女，不肯服輸的老夫人總該消氣了吧？

誰知老夫人一計不成又生一計，見兒子回京，更加變本加厲，為了成全娘家侄女對表哥的愛慕，居然算計起自己的兒子。

簡單而粗暴的手法——下藥，下必須與人交合才能解的春藥。

那一夜，不滿一歲的黎玉笛、黎玉簫和母親張蔓月，被老夫人以為長輩祈福的名義送到城外的寺廟，不在府中，而老夫人將兒子黎仲華和娘家侄女秦婉兒關在一屋，門外還上了鎖。

因為春藥亂人心志，黎仲華不受控制的要了表妹的身子，張蔓月帶兒女回府後得知此事，崩潰的提出和離。這樣不知廉恥的黎府她待不下去！

那時張蔓月的娘家還正得聖寵。

可是黎仲華不同意和離，命人將表妹趕出府，還對老夫人惡言相向，母子不成母子，反成仇人。

只是世事難料，沒多久就傳出秦婉兒有孕在身的消息，偏心的老夫人不顧兒子的反對，硬將娘家侄女抬進府，還擺酒宴客，宣稱秦婉兒為平妻，與兒子正室平起平坐，兩頭大。

但黎仲華出面否認，還提出奔者為妾，婚前不貞不堪為婦，只能以賤妾的身分入府，這是他僅有的退讓。

老夫人只好妥協了，可她以為娘家侄女一旦過府後便能分寵，在她的幫助下遲早能取代張蔓月拿下正妻的位置，她要將張蔓月掃地出門指日可待。

誰知她的如意算盤打得太早了，兒子根本不進侄女的屋子，連看都不看一眼，好像府中沒這個人似的任其自生自滅，就連秦婉兒生了女兒也不聞不問，母女倆徹底成了擺設。

老夫人和秦婉兒當然不依！她們想要的是拉回兒子（夫君）的心，怎能任他越走越遠，可牛不喝水能強壓著牠喝嗎？

也因此兩人對張蔓月和她生的兩個孩子都恨得牙癢癢的。

「祖母不喜歡我們，她又恨娘，還有一個心機深沉的婉娘虎視眈眈想害我們，你真以為我們回府後就能順順當當，風平浪靜？」黎玉笛見弟弟不說話，又補了一句。

天真的孩子，歷練還是太少了。

黎玉簫有些難過的低下頭。「姊，我錯了。」

錯在太婦人之仁，總認為人心沒那麼壞，再狠，能狠得下心要了親人的命嗎？他也是黎家子孫呀！

「小姐，奴婢也錯了！」喜兒眼中帶淚的跪下。

看著目露茫然的丫頭和一臉痛色的雙生弟弟，黎玉笛眼神無波無瀾的看向船艙外濺起的波浪，「我們都是死過一回的人，你們還想再死一回嗎？一了百了成全害我們的人？」

這話說得重，卻是千真萬確，在兩人心中敲響了警鐘。

雙生子三歲那一年，邊關告急，張蔓月的父兄奉命出關迎戰，沒想到中了敵方的伎倆大敗而歸，皇上盛怒之下便將張家人奪官，並全家流放邊關。

雖然皇上事後有了悔意，欲更改旨意，可皇命已出不好隨意收回，他只好將錯就錯，只盼望張家人能夠戴罪立功，重返朝廷。

而張蔓月娘家失勢給了老夫人姑侄機會，老夫人以清明掃墓為由讓黎仲華先行回祖宅祭拜先人，他前腳一走便誣指媳婦偷人，找來一隻不知哪來的男鞋逼她下堂，甚至不顧眾人的阻止要將她沉塘，斬草除根。

張蔓月是武官之女，本身就有些拳腳功夫在身，她護著一對雙生兒女打出黎府，揚言要去告御狀，這下子老夫人才有些懼意，改為將三人送往數百里外的莊子。獨斷獨行的老夫人根本不聽任何人勸阻，那時她身為太傅的丈夫正隨太子南下治水，府中她最大，因此和侄女連夜將母子三人送走，連骨肉至親的孫兒、孫女也不要了。

反正她有三個兒子，不怕沒子孫孝順。

更狠的是秦婉兒，她買通了船工欲加害三人，竟趁風浪大沒人注意時將孿生子之一的黎玉笛拋下船，而後再丟下黎玉簫。

發現兒女雙雙落水的張蔓月心慌意亂，跟著跳下水救人。

喜兒那年四歲了，是張蔓月陪嫁過來的奶娘的孫女，她看夫人和小主子們被送上船，也偷偷跟來，此時見主子三人都在水中，她一個人活得下去嗎？

所以她也跳船了。

最先入水的黎玉笛早已溺亡，重新吐出一口氣的是穿越過來的異界靈魂，她沒注意到自己變小了，發現自己在水中還有人溺水，一心只想救眼前溺水者。

此時有一根橫木漂浮過來，她把最輕的黎玉簫撈過來讓他捉住木頭，再解開衣帶讓其順水勢漂向不遠處的喜兒，要她捉住後再拉她過來。

張蔓月不會水，但為母則強，她掙扎著划呀划地也到這三個孩子身邊，然後母女倆齊心踢著水，把橫木往岸邊推。

等體力不支而昏過去的黎玉笛再醒來時，是在一輛行走的馬車上，他們被老夫人的人找到了。七八個膀大腰圓的壯婦以押送的方式將他們送到莊子上，就留下三個人負責監視，以防他們逃走。

但是誰也沒料到更大的意外還在後頭，張蔓月竟已有身孕，幾個月後孩子早產，生了嫡次子黎玉笙。

「你們要記住，咱們的敵人還在，這些年府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一無所知，也不知道他們是否更強大了，會不會把我們來個斬草除根，人心難測，再親的親人也不可相信。」好不容易得來的生命，她不願折損在後院爭鬥中。

「那……父親呢？」黎玉簫語澀的問，他對父親仍有憧憬。

黎玉笛勾唇一笑。「有婉姨娘的小意溫柔，你還指望他記掛我們？九年了，如果有心，早就來接我們了，誰曉得他們又生了幾個孩子。你，我並不重要，反而因為佔了嫡長的位置礙人眼，只有陪在身邊的才是至親，其他都是外人。」

穿越前的她生性孤僻，對人性失望，能稱為朋友的人不超過五根指頭，她三五天不開口說一句話是常有的事。

她的職業也很冷門，是古畫修復師。擅於國畫的她在大學時期就跟著教授入門，一開始是打工性質，擔任助手，後來因為她的畫工太出色，修復的古畫幾無瑕疵，漸漸自己開始接件，打出名號。

不過修復古畫的工作很枯燥，一個小小的掉色就要好幾個工作天，獨立作業的她沒有朋友很正常，因為她的工作不需要開口，只要心細手巧，調出適合古畫的色調。

「姊，我會保護娘和小笙。」誰都不能傷害他的家人，即便是他最崇拜的父親。

「那我就不用保護了？」黎玉笛心裡發酸。

聞言，黎玉簫表情怪異的欲語還休，「姊，我覺得靠近妳的人比較危險，妳的脾氣……不是很好。」

不是脾氣壞，而是對親疏遠近態度分明，對於關心的人她好到傾其全力，反之，你死你的，與她何干。

「黎玉簫，你完了，我記恨。」居然把她當成夜叉羅刹，她分明是弱不禁風的柔弱女子。

黎玉笛的外表正好和她強大的意志成反比，明明比誰都會吃，就是吃不胖，瘦瘦弱弱的宛如細楊柳枝，風一吹就倒了，加上她會裝，無助的眼神一使，沒人見了不心生憐惜。

她是一朵聖戰士級的白蓮花，打怪、裝弱樣樣精通，明著我見猶憐，實際上朝人捅刀子捅得比誰都狠，只要別不長眼來欺她。

黎玉簫露齒一笑。「妳是我姊，難道妳還會傷害我不成，我讓妳恨一輩子。」

「哼！」這小子學精了。

「到地頭了，下船嘞——」

船伕高聲一喊，準備下船的船客們從艙房走出來，你擠我、我擠你的站在甲板上，面色歡喜的眺望越來越近的渡頭，不少來迎接的人已在岸上揮手，叫著親人的名字。

不急著上岸的黎玉笛等人面無表情，他們臉上沒有半點喜色，少得可憐的行李也就三口箱籠。前去莊子接他們的黎府下人站在身後，表情是鄙夷和輕蔑，從出莊到上船，這些眼高於頂的下人沒替主子扛過一口箱籠。

也就是說除了訂船位外，其他事都由黎玉笛幾人自己來。冷眼旁觀的黎府下人像得了誰的指示，一動也沒動，純粹只是接人，負責將人送上京就沒他們的事。

「娘，我們要回去嗎？」黎玉笛望了望面頰消瘦得厲害的母親，以她的意見為主。未嫁前的張蔓月是圓盤臉，雙頰略微有肉，愛笑，性格開朗，有著武人的颯爽和英氣。

可是在懷黎玉笙時因落水緣故傷了身體，一度差點小產，在缺衣少食的莊子上她身子骨一天比一天虛弱，眼看著就要撐不下去，不少人等著看她一屍兩命。

可是已經換了芯子的黎玉笛不認命，莊子就位於山脚下，因此她常趁人不注意時進山找些吃食和藥材，用最克難的方式保全身邊的人，讓他們能吃飽穿暖，不致挨餓受凍。

藥王谷便是她無意間發現的，當時她被一頭山豬追得無路可走，幸好發現一條夾在山壁間，入口被雜草和藤蔓遮蔽，幾乎可說是在山洞裡的山路。

為了逃命，她也顧不得裡面有沒有更兇猛的野獸，先進去再說。

沒想到她走了將近兩個時辰，出口竟是一片藥田，當時她想也沒多想的採摘起她認識的藥草，救急也好補身也好，總歸都有大用，尤其是開著白花結紅果的人參，她一個都不放過，連挖了七八株。

因為她個子小，趴在藥田當中挖藥草根本沒人瞧見，等到有人發現一個「筐」在走動，她已經把別人的藥田挖得坑坑洞洞，慘不忍睹。

聞訊而來的谷主東方亮氣到臉漲得通紅，可是一見到盜藥者的個頭，即便氣得內傷也沒得求償。

能打嗎？能罵嗎？

那只是一個孩子呀！

一老一小大眼瞪小眼的瞪了老半天，沒法發落人的東方亮只好問小女娃，「妳懂藥草嗎？」意思是她白白糟蹋了他的好藥材。

而黎玉笛奶聲奶氣的說出她摘了什麼藥草，藥性如何，用在何處，如何發揮最大藥效。

東方亮一聽大為吃驚，又問她常見草藥，兩人一問一答，竟有忘年之交的勢頭，他太滿意這個口齒清晰的小娃兒。

而後東方亮又拿出一本醫書問她識字否，黎玉笛拿過書翻了幾頁，一字不落的背了下來。

這下子東方亮不只是驚訝，而是驚喜了，追著小娃兒要收她為徒，他要將畢生絕學全教給她。可惜黎玉笛對習醫不感興趣，以時辰太晚為由循原路回去，將小小的背影留給他。

不過東方亮豈會放過這株好苗兒，多次開口收徒，還不收錢地替她娘診脈，可是小娃兒說不要就不要。

直到張蔓月難產，黎玉笛不得不求助東方亮，她才體會到求人不如求己，如果自己有一身好醫術就不用受制於人。

於是她真心的磕頭拜師，不到五年就把師父一生的絕學給學全了，加上她知道不少現代醫學知識，中西醫併用，反而在醫道方面更勝師父一籌，做師父的倒要求教徒弟。

黎玉笛曉得開刀、縫合、消毒、術後感染等等的知識，她雖不是醫生，沒拿過手術刀，但她有個室友是外科醫生，從那裡多多少少了解一些治療方法和用藥方式，如今被她配合中醫加以運用。

山裡什麼最多，野獸最多，他們沒有臨床經驗就捉動物來實驗，一個個開膛剖腹，活下來的便放生，死了就成為盤中飧，供獻牠殘餘價值。

一次、兩次……十次、百次……次數多了也上手了，就慢慢地用在人的身上，從簡單的縫合做起再往艱深的入手。

而這無疑一個「敢」字罷了。

久而久之，黎玉笛練就了無人能比的醫術，遇到情況較嚴重的病人，東方亮便會讓她出手，不過她還是以照顧她娘，調養好她娘的身子為主。

「不回府我們能去哪裡呢？傻孩子盡說傻話。」九年了，她終於回來了，她的孩子不再流落在外。

面帶憂色的張蔓月摸摸長得肖似她的女兒，又看向大兒子俊秀的面龐，最後拉住小兒子的手，一家四口都在。

「娘不怕他們再害你嗎？」女人為什麼要向傳統屈服？婦德、婦容、婦言、婦功是個屁。

黎玉笛準備了上百種的毒藥，誰要不長眼撞上來就別怪她了，她這人最喜歡雞飛狗跳的熱鬧。

張蔓月苦笑，眼底閃著為母則強的堅毅，「是你們的，娘一定為你們搶回來，簫哥兒是咱們二房的嫡長子，日後二房由他掌家，娘不會平白將屬於你們的一切拱手讓給另一個女人。」

說她全然無怨無恨那絕對是騙人的，得知丈夫在婆婆的算計下與表妹有了肌膚之親，她覺得自己的天在眼前崩塌，碎成一片片，再也拼湊不起來。

那時她有將兩人撕碎的念頭，可是她能親手殺了孩子的父親嗎？

當丈夫心如死灰的跪在她面前痛哭失聲，她腦中一片茫然，什麼也做不了，他哭著求她諒解，並以己身發下重誓。

她知道，被下了藥身不由己的他才是最痛苦的人，他同時受了雙重傷害，一是母親強勢的介入，不惜設計他；二是他和妻子的這個家被他親手毀了，他犯了最不

該犯的錯。

真是諷刺，當娘的不像話，居然因為不喜媳婦，竟將十月懷胎的親兒子當物件，隨興致賞人。

張蔓月恨的是婆婆的無情，也怨丈夫輕而易舉被人算計，可是丈夫事後的作為讓她怨不了他，夫妻重修舊好，兩人都有意無意地當沒這件事發生，裝聾作啞繼續過日子。

只是他們肯放下，老夫人和秦婉兒卻不甘心遭人忽略，一次又一次地想從中破壞兩人的感情，最後找到機會，調開能當家做主的男人，使出最惡毒的一招——誣陷張蔓月偷人，一舉除掉後患。

「娘，黎府的情形我們還不甚清楚，要不我們先在外頭租屋住一段時日，等打探明白了再回去。」不清不楚地只怕要吃虧。

黎玉笛沒想到府裡會突然派人到莊子接他們，到現在他們還一頭霧水，不懂為何事隔九年還有人想起他們。

其實母子四人早已習慣莊子的生活，也沒打算再回京忍受老夫人的無理取鬧和磋磨，黎玉笛這些年存了一些銀子，在離莊子不遠處置辦了一處莊園，她想等地種下了後再搬過去。

誰知人算不如天算，老夫人的人早到了幾天，不管他們願不願意，二話不說便要他們啟程回京，一票人押犯人似的只給半日收拾的功夫，說什麼船要開了，不等人。

搖著頭的張蔓月灑灑一笑，「妳祖母那個人不喜歡小輩違抗她的意思，她叫妳回妳就得回，否則她不知道又要使出什麼下作的手段，那人簡直瘋了，毫無理智……」

想到昔日的種種對待，她心裡有股想違逆一回的衝動，可是看到年幼的兒子、女兒，身為母親，她的衝動頓時軟了幾分，想著只要為孩子好，她受點委屈又何妨。

「那爹呢？他不制止祖母？」愚孝。

「他……」說到丈夫，張蔓月眼神一暗，有千言萬語卻說不出口，哽咽在喉間。

「阿月？」

突地，一聲帶了點遲疑的「阿月」讓眾人驚地尋聲看去，除了驟然紅了眼眶的張蔓月，沒人知曉這位滿臉滄桑的中年男子究竟是誰，他對三個孩子來說都太陌生了。

「你……怎麼來了？」太出人意料。

「九年了，我們分別了九年……」好長的九年，他的一輩子幾乎要耗盡了，他以為到死也等不到。

一身直襯的男子遲疑著走近，臉上滿懷歉意，雙眼蓄淚，他伸出手想握住張蔓月的手，又害怕被她拒絕。

他做錯了很多事，不可饒恕，唯一沒做錯地便是愛她如昔，從以前到如今，他心中唯有她一人。

「我忘了，也許我們不該相遇。」如果沒遇上他，她是不是就不用受這麼多苦，

她的孩子也能過上正常少爺小姐的日子，不必受人白眼，看人臉色。

「不，不能忘，我一直在找妳，可我找不到妳。」不論他費了多大的勁，花了多少銀子和心力，她和孩子都如石沉大海，始終沒有任何消息。

「你找過我？」她想笑，卻嗚咽著捂住嘴，不讓淒楚的哭聲流出，叫人看輕了她。

「是的，我找過妳，上天下地的找尋，我知道妳在等我。」只是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，他的期盼由失望變成絕望。

「你不認為我和情郎私奔了？畢竟在我繡架下發現一隻男人的鞋。」她語氣中含著很重的怨氣，好像她受辱的冤屈全是他一手造成的，因為他，她成了人盡可夫的賤婦。

中年男子終於忍不住握住她的手，滿臉涕淚，「阿月，妳不是這種人，我相信妳、我相信妳……」

「你相信我有什麼用，當我需要你的時候你在哪裡？當所有人用鄙夷的目光看著我時，你根本不在！」她好恨，恨自己眼瞎，一心想嫁的男人卻撐不起她頭頂一片天。

「阿月，我……對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沒護住妳……」他邊說邊抹淚，後悔當個順從父母的孝子。

「護不護得住都枉然了，你和婉姨娘又生了幾個孩子？她升為平妻了吧！二房由她當家了吧！很抱歉，我沒死，讓她當不了正妻！」她越說越恨，很想親手撕了這對狗男女。

中年男子一聽，心急如焚的解釋。「不是這樣的，阿月，我沒有，我只有妳……」

「什麼不是這樣，你娘千方百計的污蔑我不就是為了趕走我？我走了她還不敲鑼打鼓地為你迎娶新婦！」氣憤難平的張蔓月橫眉豎目，像個要上戰場的將軍高舉起殺敵長戟。

「我離府了。」他語氣苦澀。

「嗄？」她一頓。

「當我回府聽見母親編造的話，那個女人又在一旁加油添醋說妳的種種不是，我的心瞬息空了，聽不見她們在耳邊說了什麼，我回到咱們的屋子放聲大哭，我曉得妳又為我受了一次委屈……」

看到空蕩蕩的屋子，沒有妻子盈盈的笑臉，也少了小兒女們呼爹的軟糯聲音，他覺得自己快死了。

「我把妳的嫁妝和咱們二房值錢的東西都用一只大鎖鎖進庫房，我不能讓妳回來後發現咱們的私房被搬空，平日便宜了別人，而後我像平日一樣的上朝，再也未踏入負了我們夫妻倆的黎府，妳不在了，我回去幹什麼？」

娘是他的親娘，他不能硬著來只好避開她，兩人不碰面就不會起爭執。

「你……你真的沒回去過？」原本有怨的張蔓月聽了他的話，心裡是動容的，眼中不由淚光閃動。

「嗯！」九年了，他沒再見母親一面，除非她肯將妻小還給他。

「娘她沒鬧？」以她的個性，絕對容不得兒子的不孝，肯定又出天蛾子，不鬧個

天翻地覆誓不甘休。

他表情訕訕，哂笑，「都過去了，她鬧由她鬧，我八風不動她奈我何？同樣的手段用兩次就不高明了。」

老夫人曾故技重施，又想下藥讓兒子和秦婉兒睡在一起，但是人不會再同一個坑裡跌兩次，所以她的伎倆未能成功，反而引來黎仲華再一次的怒氣，真的避不見面了。

不論老夫人讓幾個人來當說客說服他見自己一面，他都不再相信老夫人的為人，反倒讓人傳話，百年後相見。

為此老夫人氣出病來，臥床半年才慢慢好轉，但母子間形同陌路，至今九年沒說過一句話。

「你……」他要早能狠下心，夫妻何苦分處兩地？

「娘，他是誰？」一臉疲色的黎玉笙揉著眼睛，站得太久他腿酸，拉著娘親的裙襬撒嬌。

「咦！他是……」怎麼多出一個孩子，還那麼像自己？

「笙哥兒，那是你爹。」張蔓月牽著小兒子，將他往前一推，讓初見面的父子認認臉。

「爹？」原來他不是石頭縫蹦出來的，阿姊騙他。

「華哥，他是那年懷上的，取名玉笙，和他哥哥姊姊的名字相呼應。」都有樂器。

「好，好，取得好，玉笙好，爹的好兒子，還有笛姐兒、簫哥兒，爹找到你們了，我們永遠不分開……」一眨眼間，他的孩子長大了，都到了快說親的年紀。

看到父親雙臂一張欲將全家人攬入懷中，雙生子互視一眼，露出無奈又好笑的神態，他們這個父親太包子了，希望之後能硬氣一些就好了。

第二章 半夜上門求醫

「什麼叫暫時不能回府？」

人來人往的渡頭旁，只見一位中年男子臉色漲紅的揚高聲音，那氣惱的神色彷彿有人剛刨了他祖墳。

在他面前是一位身著團花襖子的老婦人，花白的頭髮盤得一絲不苟，一如她臉上的盛氣凌人。

「二老爺別發火，老身也是傳達老夫人的意思，畢竟剛從莊子來的，難免不太乾淨，萬一帶了病氣回來可不好，老夫人終究是上了年紀，禁不起一次兩次的折騰。」明明白白的打臉，來自黎府的下馬威，人都迎到京城門口了，忽然來個回馬槍，殺得措手不及。

老夫人的強勢還是到老也改不了，想盡辦法要拿捏小輩，非得他們都順著她才行。

「老潑婦，別以為老爺我不敢打你，就算你是娘身邊的人，也是我黎府的下人，真把自己當個人看了！」

妻小被刁難，身為一家之主的黎仲華氣得抬腳一踹，將狐假虎威的老婦人踹倒在地。

此婦不是別人，正是老夫人所倚重的蘇嬤嬤，她倚老賣老已久，自以為有老夫人

當靠山，她氣都喘起來了，把府裡的爺兒當小輩，有時還會出口責備兩句，渾然忘了自個奴才的身分，當起主子。

因此忽然被踹了一腳，她感覺到的不是痛，而是惱羞成怒，火辣辣的，臉面都發燙，差點開口怒斥二老爺。

「二老爺這是中了哪門子邪，不會是遇到妖精了吧！老夫人常說娶妻要娶賢，娶妻不賢連二老爺都帶歪了，老身真為老夫人痛心……」她假意拭淚，好似多為主子難過。

「老潑婦，妳……」真該亂棍打死。

家宅不寧出亂相，連個下人都爬到主子頭上了。

「算了，華哥，我也是很想到那個地方，咱們慢幾天回府也好緩緩。」不回就不回，還求人不成？她張蔓月也有骨氣，絕不低頭。

「阿月，委屈妳了……」黎仲華覺得自己很沒用，嘴上說要護著妻子卻護不住，讓她再一次受到羞辱。

她搖頭。「無妨，反正不是第一次了，就讓老夫人得意一回，等回府後我不會再退讓。」為了她的兒女，她不會再讓人當軟柿子捏。

「好，不讓，我們關起門來過自己的小日子，誰來搗亂都不理。」他打算一分為三，自成門戶，自家開一道門，由此進出，不與其他兩房兄弟往來過密。

當初他們也是袖手旁觀吧！明知其中有貓膩卻不肯伸出援手，任由二房分崩離析，眼睜睜看他的妻子被潑汙水，最後同兩個孩子一起被送走，果然大房、三房也有他們自己的小心思。

妻離子散多年的黎仲華心中也是有怨的，他不信大房、三房事前毫不知情，甚至可能還推波助瀾，只為打壓二房，藉此機會掌控府中的財權。

表面風光的黎府其實並不富裕，雖然皇上多有賞賜他父親黎太傅，可杯水車薪，禁不起老夫人的好面子，動輒大肆揮霍，以及大房、三房在官路上疏通用的銀子，幾個妯娌也愛攀比，新衣、新鞋、新首飾，一季起碼四套，又是一筆開銷。

有人說武將窮，在朝中地位不如文官，可是那些會打仗的將領搜括了不少敵資，又天高皇帝遠的，因此他們並未全部上繳朝廷，一些金銀珠寶就自個收下了，朝中對此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

三代武將之家的張家其實積累了很多私產，張蔓月出嫁時嫁妝有一百零八抬，這是其他兩房妯娌所沒有的，一個六十六抬，一個八十八抬，這已經是最高規格了。這樣的嫁妝誰不眼紅，連老夫人看了都心動，人才嫁過來居然就大言不慚說要「代管」媳婦的嫁妝。

可張蔓月怎會同意，那是她父兄攢多年的心意，是她日後為兒女攢存的私房，婆婆的要求太荒謬，於是她問婆婆，其他兩房妯娌也繳出嫁妝了嗎？

老夫人當下臉一沉，大罵她不孝，面子掛不住的指責她私心重，不肯為夫家付出，小裡小氣上不了檯面。

想也知道大房、三房媳婦不可能拿出私房給老夫人「代管」，滿足她的私慾，老夫人此舉是欺負新婦，有意刁難，加之垂涎新媳婦豐富的嫁妝，想佔為己有。

要不是怕壓過皇家公主出嫁時的一百二十抬，張家還想給更多，畢竟他們家兒子多，女兒少，每一個女兒都是嬌客，嬌寵得不像話，傾家蕩產也要張狂出門。

所以當黎仲華知曉妻子被母親以「偷人」罪名誣陷時，心中肝腸寸斷，但仍忍著悲憤先鎖好妻子的嫁妝，還命妻子的幾房陪嫁看管好，誰敢私下提用立即報官，不怕鬧大，也不用給誰面子，他們家姑娘的嫁妝誰也不能動。

為此，他的母親又和他鬧得不可開交，認為人不在了，嫁妝便歸黎府所有，可他的做法是直接將妻子的嫁妝單子在大理寺記了檔，母子倆因為此事而決裂得更徹底。

其他兩房見無利可圖便偃旗息鼓，做壁上觀，他們不插手也不多言，樂見二房沒了後嗣。

如今張蔓月一行人回歸，也不知是否又會有什麼風波起。

「瞧你說得多任性，孩子似的，一筆寫不出兩個黎字，除非分家，不然同住一座府邸哪有可能老死不相往來，光是言官的唾沫就足以把你淹死。」她不忍心丈夫為了她受諸多為難，文人的口誅筆伐鋒利如刀劍。

黎仲華眼泛柔情的擁妻子入懷，「我不想再與你分開，九年的相思太苦太苦了，我想你都想得都老了。」

看著丈夫鬢邊的一撮銀髮，張蔓月心底又酸又澀，無限唏噓，「孩子們都累了，先找個地方落腳吧。」

「嗯！」

老夫人不讓二房一家人入府，指稱怕過了病氣，又不許他們住客棧，說怕丟了黎府的面子，因此有幾分惡意地讓蘇嬪嬤將幾人送至城外二十里的山泉寺，藉由吃齋念佛消疾去病。

說穿了還是下馬威，不想二房過得太順心，故意讓他們齋戒吃素不沾葷食，逼二房夫妻低頭，向老夫人斟茶道歉，並允諾以她為天，不得有任何的違抗。

老夫人做得過了，連一輛馬車也不派給他們，居然要一家老小徒步上山。

已經氣到不能再氣的黎仲華如今有妻小在身邊，加上這幾年的折騰，他已不再如當初般好說話。他氣到都笑了，冷笑著自行雇車，他和妻子一輛馬車，三個孩子共乘一輛，丫頭喜兒在一旁侍候，另一輛負責載行李及東叔一家人。

馬車走得不快，到了山泉寺已是傍晚了，略做整頓一番，他們就著簡單的素齋應付了一餐。

乘船很累，大家都倦了，但香客休息的廂房卻傳出一段叫人心酸又動容的對話。

「你辭官了！」張蔓月大驚。

「嗯，我目前是靈海書院的山長。」他頗為自得的瞇眸一笑，顯然十分滿意目前不受拘束的生活。

「父親沒有二話？」身為太傅的公爹不可能放任他棄官教書，他是黎府最被看好的子弟。

他冷冷一勾唇。「他罵我沒出息，還說我為了一名婦人自甘墮落是給先人丟臉，毀了大好前程。」那又如何，他甘之如飴。

「原本你是儲相啊……」張蔓月眼眶一紅，為丈夫的選擇難受，這一家子都是沒心沒肺的，竟這樣逼著他。

「什麼儲相不儲相，沒那回事，是爹一廂情願，他想我輔佐太子登位……」他忽地壓低聲音。「可這種事哪有個準話，皇上正值壯年，太子即位還有得等，誰知道會不會發生變故，咱們明哲保身，不介入黨派之爭。」

黎仲華的意思是不參予皇子之爭，雖然還看不出跡象，不過幾個成年的皇子都有私底下的活動，一日新帝未登位，人人就都有希望，今日的皇上亦非昔日的太子，他弑兄殺弟又毒害當時擁護太子的嫡祖母，這才登上大位。

辭官是因為哀莫大於心死，母親的做法太傷人了，最後他用辭官來反抗，告訴母親他不受她的掌控，若是她繼續封鎖消息，遲遲不肯告知他妻小的下落，他的抗爭會一直持續下去，越發激烈。

另一方面也算是急流勇退，黎府已被歸為太子一派，他得為自己留個後路，作育英才勝過官場爭鬥，日後若真有個萬一，至少朝中有他提攜的學生代為關說一二，或許能給自家一條生路走。

離開京城多年的張蔓月還是懂得一些政局變化，她輕輕頷首。「我明白，你也是為了咱們這一家著想。」急功近利的人就由他們去，自尋死路誰也攔不住。

嬌妻在懷，黎仲華嘴角的弧度始終是上揚的，他的歡喜顯而易見，「這些年你們過得好嗎？我很想你，母親硬是說你們死了，不在人世，我不信，一直一直派人去找……」

接下來是夫妻間的喁喁私語，濃烈地叫人臉紅的情話，讓躲在窗台下方偷聽的雙生子悄聲地帶小弟離開。

他們原本是來向父親、母親請安的，可是好像來得不是時候，爹和娘有更重要的事做，孩子們識相地迴避。

「九年了，父親真是長情。」黎玉笛話中有一絲複雜，自家老爹也是兒女情長、痴心不改的人。

黎玉簫好笑的調侃胞姊，「你不是認為父親肯定是負心漢，與婉姨娘雙宿雙飛，早將我們拋諸腦後，還準備了不少毒藥，打算毒得他半身殘廢，下半輩子只能躺床上。」

「人有失手，馬有失蹄，猴子爬樹都有掉下樹的一天，你姊又不是神算子，掐指一算準到能得知生死，誰曉得天下的烏鵲不是一般黑，竟出了爹這隻白鵲。」根本是奇葩，不合常理，三妻四妾的古人怎會鍾情一人，他才是異數。

黎玉笛為自己的失算感到一絲不滿，在她的認知中，男人沒一個好東西，喜新厭舊，見異思遷，見一個愛一個，女人多多益善。她在心中已為便宜爹貼上薄倖的標籤，覺得他鐵定變心了，新歡、小妾一堆，左擁右抱好不快哉。

誰知竟是老古董一枚，堅守誓約，不離不棄，一旦交心便是一生一世，磐石不移。只不過看到雙生弟弟臉上那抹取笑的神態，她心裡不太痛快，既生瑜，何生亮，

天底下為何有兩張一模一樣的臉孔。

好刺眼！

「啊！姊，妳幹什麼，快、快鬆手，疼……」他們都不是孩子了，她還是一樣的幼稚。

「你為什麼不是豬頭？」應該把他的臉皮抓去做整型，穿越前的韓系美男臉似乎不錯，但她討厭單眼皮，看起來無精打采，好像隨時在打盹。

一張臉被又扯又拉，還擠成一坨的黎玉簫哭笑不得。「因為要襯托姊姊的貌美如花，做弟弟的太醜會給妳丟臉。」

她搖頭晃腦，滿意地點頭。「說得有理，你長得太醜還真是無法帶出去見人，饒了你這回。」

她似乎越活越回去了，調戲小鮮肉，還是自家的花美男，唉唉……吾家有弟初長成的壓力山大呀！再過幾年都要成親生子了。早婚的年代太罪惡，難怪嬰兒夭折率高，當爹娘的骨架都未長好，生下的孩子自然體弱多病，窮運氣長大。

「咯咯咯……」一旁的黎玉笙捂嘴偷笑，哥哥姊姊的鬥嘴太有趣，臉一樣的好似自個和自個吵架，只是穿不同的衣裳。

「笙哥兒，你也想見識見識姊的兩指神功嗎？」小孩子要從小教起才會知道「怕」，無畏者死得快。

聞言，黎玉笙機伶的用雙手捂臉，往後退了兩步。「我睏了，先回房休息，哥哥姊姊慢聊。」

猴兒精似的，他一溜煙的拉著東子陪他回廂房，就怕被不良的姊姊當猴兒耍，她喜怒無常，以欺負弟弟為生平樂事。

東子原本是黎玉笛給黎玉簫安排的小廝，他出入總要有人跟在身邊她才安心，畢竟她常不在莊子，多個人陪著她也好少操點心，專心地學醫和捕些小獸加菜。

東叔一家人是她六歲那年因為家鄉發大水逃出來的流民，家毀了回不去，三天沒一口飯吃，為了活下去自責自身，只想圖個溫飽，餓不死總還會有希望。

黎玉笛當時剛賣了藥草，得銀二十兩，她想起體弱的母親、嗷嗷待哺的弟弟們，便討價還價的花了十五兩買下三人，留下五兩銀子花用。

東嬸可以幫著照顧娘和弟弟，東叔有力氣就砍柴，開塊菜地吧！小東子負責和大弟割草養雞、餵鴨。

剛到莊子的頭幾年，他們的日子過得並不好，逢高踩低的莊頭並不把幾人當主子看待，一天只給一頓爛菜充飢，沒半絲肉末，衣服要自己洗，無人服侍，連茅坑都得自己挖，沒人理會。

也許是老夫人的特意交代，所以他們過得很苦很苦，三餐不濟，母親還差點因高熱不退而去了。

幸好黎玉笛幼小的身軀內是心志強大的成年女子，她眼看母病弟弱，極力外出找吃食，這才渡過最艱難的時候。

她私下偷偷習醫沒幾個人知曉，莊子裡的人見她天天日出而出，日落才歸，都以為她上山找吃的。小小年紀得背負一家生計，眾人雖奉命要為難，也忍不住睜一

隻眼、閉一隻眼，跟個孩子過不去太不是東西了，他們也是為了活下去而已。後來和莊子裡的人混熟了，偶爾也送隻山雞、兔子腿什麼的，老夫人天高皇帝遠，又吃人嘴軟，莊子裡的人對母子幾人也漸漸放鬆態度，默許他們賣草藥維生，也會主動送雙鞋，甚至給碗酒釀湯圓。

人心是肉做的，相處久了也有感情，黎玉笛等人要離開莊子時，哭得最大聲的居然是莊頭的老婆，她捨不得幾個懂事的孩子，頭一回大方的送了一包菜乾、肉脯。

「姊，接下來妳要怎麼做？」以他對她扭曲心態的了解，她絕對不會善罷干休，誰欠了債就得一一討回。

他爹算是逃過一劫，許多針對他的毒藥派不上用場，不過這也會讓長姊憤怒，她準備多時的好東西沒人「試」用。

黎玉笛似笑非笑的橫了他一眼，十二歲的她已有少女體態。「你這是幸災樂禍還是看熱鬧？」

黎玉簫極力裝傻，擺出好弟弟模樣。「咱們誰跟誰呀！妳要對付人，我能不鞍前馬後的遞刀嗎？妳張口，我動手。」

「嗯！這還差不多，孺子可教也。」幾年的教訓沒白費，總算磨出個人樣，不枉費她的「雕琢」。

苦笑的黎玉簫無言以對，他承認怕了長姊手中的藥，不論有毒、無毒都叫人難以消受，他不想當試驗的倒楣鬼。

「明兒個你讓東叔先入城查查，為何老夫人突然鬆口，遠赴數百里將我們接回來。」若是沒有鬼打死她都不信。

「妳認為其中大有文章？」他也覺得不對勁，都過了九年怎會想起他們，不是任他們自生自滅嗎？

「無利不起早，何況老夫人那種強勢的性格會向小輩低頭？」別傻了，那比日出西方還難。黎玉笛不屑的撇嘴，壓根瞧不起自家祖母自以為是的作態，她也不過是在風燭殘年中掙扎罷了，還有幾日能蹦躄？

「她看上我們什麼？」他們很窮很窮，窮到只能吃人參燉雞、何首烏燒鵝、靈芝泡茶……山裡產的，不用花錢。山上好東西很多，要是懂得技巧，就有源源不絕的吃食。

等黎玉簫大一點的時候，黎玉笛便帶他上山弄陷阱，摘野菜、採蘑菇，還挖草藥賣錢，畢竟和自己同齡的他是真的小孩，不像自己內在是大人，懂得趨吉避凶。姊弟倆常滿載而歸，吃的方面不愁，山雞、兔子三兩天總會逮到一隻，有時還有傻麪子、小鹿掉陷阱，溪裡也有魚蝦抓。

就是衣物上有些困難，他們娘拿刀拿槍慣了，根本不會女紅，因此賺的錢大多用在買布料和請人做衣服的工錢上。

「應該說我們有什麼附加價值值得別人看重。」不是他們，而是與他們有關的其他人，他們是籌碼或橋梁。

「妳是說他們想拉攏嗎？能拉攏誰？」他想不到別人。

才十二歲的黎玉簫見得人少，他只能從身邊的人想起。

「不一定是爹，但他如今是靈海書院的山長，又曾是儲相，對文人而言有絕對的號召力，不少人會因他的一句話向某人靠攏。」皇權不可試探，太早站隊是自取滅亡，誰冒頭誰先死。

「我們跟老夫人有多大的仇恨呀！她老想挖坑把我們埋了。」這樣的老夫人是每一位兒孫的惡夢。

「哼！讓她倒下還不簡單，只要……」黎玉笛面上一冷，露出與外表不合的狠色。

「姊，別又下毒了，她好歹是爹的娘。」他真怕了長姊，動不動就使出絕門獨技，叫人防不勝防。

「為老不尊只會拖累子孫，她是爹的娘，又不是我的娘，她的死活與我何干。」反正爹不當官了，不用辭官守孝，她此時死正好，誰也不連累，該嚎啕大哭的是官運亨通的大房、三房。

那兩房想置身事外？休想！

「小姐，奴婢幫您鋪床……」

走進廂房，喜兒像隻快活的小雀兒，找著被褥準備鋪平，她臉上還漾著歡喜的笑容。

誰知說到一半突然失去聲音，人如一灘軟泥倒地不起，手裡還抱著棉被，腦袋瓜子磕在硬邦邦的石磚上。

「誰？」

有些睏意的黎玉笛立即警醒，澄澈雙眸睜大。

「過來幫我包紮，還傻愣著幹什麼，要爺請你嗎？」哪來的機伶，分明是一根愣木頭，傻的。

來者的口氣非常不馴，張狂而傲慢，彷彿別人全是他腳下的螻蟻，他一腳踩下就成肉泥了。

「你受傷了？」聞風不動的黎玉笛撫著臂上的銅釧，目光陰晦不明，絲毫沒有上前診治的動作。

「沒受傷我幹麼來找你？當爺閒得逛大街，沒事找光頭和尚下棋？」這麼重的血腥味她聞不到嗎？

「我不是大夫。」她冷淡的回答。

「誰管你是不是大夫，爺只知道你會醫，爺找上你是你天大的福氣。」還不過來侍候。

「無福消受。」她學醫又不是為了看診，誰管他死活。

「你……你敢違抗我？」有種！

廂房內隔開的布簾子後，走出一名年約十七、八歲的少年，個頭很高，黎玉笛往人跟前一站頂多到他胸口，星目劍眉，雙眼有神，冷冽的眼神中透著不容抗拒的霸氣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可是他的臉色異常蒼白，幾無血色，但嘴唇卻紅得嚇人，像抹了女子的胭脂，紅

豔欲滴。

「你中毒了。」只看了一眼，黎玉笛輕描淡寫的說著。

少年嗤哼一聲。「看來妳還有點本事，那個瘋子沒說錯，解不了的疑難雜症來找妳準沒錯。」

「瘋子？」一張瘋瘋癲癲的邋遢臉浮現眼前……不是很好的記憶，刪掉。

「瘋子杜、瘋劍客、瘋武痴……他有十幾個渾號隨妳喊。」頭一暈的少年踉蹌地在桌前坐下，就著壺口大口喝水。

他在保持清醒，死撐著。

聞言的黎玉笛眉頭一皺。「你是瘋師叔的徒弟？」

「不幸的，就是爺。」倒了八輩子的血楣被他盯上。

「名不符實。」

他眼一瞇。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瘋師叔說他有一個徒弟，是天下第一美男子。」在她看來不過爾爾，人家小明、小武比他好看太多了——黃曉明、金城武，這才是帥氣型男，他頂多是好看的男孩，還不算男人。

「爺長得差強人意？」他面色一沉。

「能看，不嚇人。」黎玉笛悄悄放下擋在臂釧上的手。

「妳不怕爺殺了妳——」膽大的人他見多了，但如此膽大包天敢與他對視的人卻不多。

「現在的你殺不了我。」他弱到她一根手指就能推倒。

少年面露怒色，手背青筋浮動。「過來給爺解毒，等爺毒解了，看爺怎麼治妳！」還沒人敢對他這般放肆。

「不解。」

「不解？」他挑眉。

「我為什麼要幫你解毒？」他可不是她的爹娘。

氣笑了的少年面容猙獰。「我們師出同門，妳為何不治？」

「治好了你再讓你將我四分五裂？」真當她是傻的呀！農夫與蛇的故事不會發生在她身上。

他面上一抽，凌厲之色由眼底一閃而過。「妳治好爺，爺保證不動妳。」

「我不相信你。」

蜘蛛對蒼蠅說：「請到我家裡來坐，這裡有酒有菜招待。」

少年氣到想咬人了，可是他知道中毒已深，不可妄動真氣。「那妳想怎樣，把話擺出來。」

「看你的誠意。」無誠勿擾。

他一頓，笑得邪氣。「如果爺告訴妳，爺知道妳家老太婆為何心慈手軟了，妳說夠不夠誠心？」

黎玉笛平靜的眸心微起細波。「半粒。」

說著她當真掰了半粒解毒丸，直接扔到他面前。

「還有半粒。」他不快道。

「你曉得你中的是什麼毒嗎？那是西域奇毒『胭脂紅』，和東瀛『醉琉璃』齊名，幾乎是無解的。」她因為好奇而鑽研了一番，用了三年功夫、上千種藥草才製出三顆解毒藥丸，用同樣的藥材再煉製一回她不見得做得出來。

「所以……」他要的是答案，而非廢話。

「所以你的身體承受不起，藥性太強容易爆體而亡，或像瘋師叔一樣傷了腦子，時而正常時而瘋癲，先緩和你體內的毒性再拔毒。」一蹴可幾不可能，藥性太兇猛，且毒也會反撲，沒有徹底根除就會變種，更加棘手。

藥王谷濟世救人，二十多年前跑進一名走火入魔的武林人士，要求當時的谷主為他診治。

但是那名男子不肯放棄畢生武學，他是名學武成狂的武痴，散掉一身功夫無疑是要他的命，他寧可爆體而亡也不肯捨棄鑽研了十餘年的武功。

後來他拜入藥王谷門下，成為現任谷主東方亮的師弟，以湯藥、針灸、藥浴三管齊下，勉強壓下體內竄動的真氣。

可是他太熱愛習武了，一聽到哪裡有高深的武林祕笈就在哪裡去，往往錯過每個月兩次的治療，因此瘋病不時的發作，嚴重時還會用頭撞石頭，把自個撞得頭破血流。

幸好他從不傷人，最多毀損一小塊藥田，不過他卻十分畏懼年紀比他小三十歲的黎玉笛，因為他是她最感興趣的「藥人」。她在他身上下多少回毒他都死不了。而這人便是黎玉笛口中的瘋師叔杜了聾，也有人叫他塵道長，因為他不信道，可長年穿著一身灰色道袍。

「幾次？」

沒頭沒腦的問法，也難為黎玉笛聽得懂。「三次針灸，兩次藥浴，中間再吃半粒解毒丸。」

她一說完便將那剩下半粒藥丸收入藍花瓷瓶中，沒打算給他，看得少年雙目皆紅。

「何時開始？」他指的是治療。

「是呀！何時開始？」她也在等，等他開口。

「沒人敢戲耍爺！」他兩眼一沉。

黎玉笛氣定神閒。「你的命由你自個掌控，我不急。」

她的意思是——你幾時告知我關於黎府老夫人那不為人知的內情，什麼時候能得到完善的診治，她不催他，慢慢來。

「……皇甫少杭。」他的牙快咬崩了。

「咦？」不懂。

「爺的名諱，記清楚了。」他一副施捨的嘴臉，等著她驚慌失措的上前跪拜，叩頭求饒恕。

「皇甫」這姓氏在京城內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尤其皇甫少杭更是響噹噹的人物，上了戰場能打仗，九歲就跟著其父永樂侯皇甫鐵行打退南夷，數年來戰功無數。而他脫下戰袍換上黑色繡松竹暗紋勁裝，又是不折不扣的渾不吝，媲美紈褲的小

霸王，打遍京城無敵手，沒人接得下他的三拳兩腳，橫行京中，連諸皇子都不敢招惹。

他爹還有另一個身分——駙馬爺，而他的娘更是了不得，上馬能舞槍，下馬雙刀在手，當年一手護著小她三歲的弟弟踏過滿地鮮血，和其夫婿將其弟送上九五之位。

她便是當朝的護國長公主趙婕雲，位居超品，見皇上可不下跪，御賜九環金鞭上打昏君，下打佞臣，連皇上見了她都得恭恭敬敬的喊聲「皇姊」，對她的話言聽計從。

而駙馬爺皇甫鐵行是當今唯一能掌權、能上朝議事的皇家女婿，有他鎮壓著，朝中大臣無一敢對皇上提出的政策有半絲異議，幾乎是非常「平和」的通過，即日執行。

私底下雖然有些異議，認為駙馬權勢過大，可是永樂侯父子在領軍方面的才能又叫人不得不甘敗下風，因此說的人少，有也只敢私底下嘮叨兩句，免得犯眾怒遭圍剿。

不過對黎玉笛來說，京城裡的人、事、物她全然陌生，皇甫少杭是個啥玩意兒呀！不就是個名兒？還有求於她，有什麼好大驚小怪，她當他是仗著祖蔭的二世祖。京城什麼最多？

官多，以及滿街跑的皇親國戚、高官仕族子弟，再加上仗勢欺人的奴才和旁支族親，個個自視甚高。

偏偏黎玉笛全不放在眼裡，別人不招惹她，她也不會主動惹事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行其道，因此聽了皇甫少杭的話她毫無反應。

「然後呢？」上三炷香祭拜嗎？如果他的毒還不解。

皇甫少杭為她的無動於衷氣歪了嘴，他一把捏碎了桌上的茶杯。「妳是傻子嗎？爺的師父沒提及爺是誰？」

「別動不動爺呀爺的掛在嘴邊，你這點年歲還當不了我祖父，而瘋師叔開口閉口都是我那徒兒如何如何，誰知道他徒弟是個毛呀！我只問一句，你的毒拔不拔？」誰管你祖宗八代，求人要有求人的樣子，照她的規矩來。

「……拔。」咬著牙，他冷聲。

黎玉笛也不跟他客氣，含一片桃脯聽他開講。「說吧！我家老夫人是哪根筋搭錯了，終於大徹大悟了？」

看她自得其樂地吃起零嘴，皇甫少杭目冷如霜。「妳知曉雲麾將軍嗎？」她搖頭。

「那是妳娘的娘家人，雲麾將軍官居三品，是妳親大舅，掌兵二十萬。」手中有兵總引人覬覦。

「他們不是被流放西北了？」只因打了幾場敗仗，丟失了兩座城池，太倚重張家的皇上就龍威大發。

「是，他們是去了西北，但張家兒郎全去了軍隊，幾年下來也在軍中有幾分威望，這一兩年來陸續收復被佔領的土地，以有罪之身連升了數級……」功過相抵。

蛾眉輕輕一擰的黎玉笛又吃起乾硬的牛肉脯。「換言之，他們立功了，不久可返回京城？」

吃了半粒解毒丸的皇甫少杭面上稍有血色，嘴上的唇色沒先前紅豔，「不只官復原職還有可能升官晉爵，發回被流放前充公的家產。」

「那只表示我娘有靠山而已。」好像起不了多大作用，出嫁從夫，娘家父兄還能打上門為自家女兒出氣？

黎玉笛對母親娘家人了解不深，張蔓月也很少提起有草莽性格的張家人，因此不曉得這群粗暴蠻橫的莽人能做出什麼令人髮指的行徑，他們根本不跟人講道理，只問結果。

「那妳就錯了。」他揚唇一笑。

「我錯了？」難道不是。

「貴府老夫人當年昏瞶得原本要迎秦婉兒為平妻，大張旗鼓的送帖子擺酒宴客，當時尚未被流放的張家人接到帖子，當天就帶了十三餘名族中堂兄弟將宴席給砸了，揚言張家人一日不同意，她秦婉兒就只能是個妾，還是形同買賣的妾……」理直氣壯的砸門，半點情面也不給。

秦婉兒便是婉娘，生有一女黎玉仙，但女兒的名字是她自個取的，黎仲華一次也沒瞧過這個不被期待的庶女。

聞言的黎玉笛樂了。「也就是說知道我舅舅們要回來了，我家老夫人就懲了，怕他們上門拆了黎府。」原來她也有忌憚的人，沒法擺老太君的譜。

黎玉笛心裡有了盤算，她知道該怎麼反擊了。

人最怕沒有弱點，一有弱點手到擒來。

懲？這字眼用得真好。「當年若非張家人遭流放不在京中，令祖母還不致於昏招百出，以為張家人再無翻身之日。」

「所以老夫人才急著派人接我們回京，好把這個大洞補起來。」一把年紀了還那麼天真，發生過的事能一筆抹去嗎？她做得了初一就別怪別人做十五，拜神要心誠。

黎玉笛嘴角笑得陰惻惻，有仇不報會憋死人的。

「她更怕張家人告御狀，將當年關於妳娘的事查個水落石出，若是由刑部或大理寺來追查，不管能不能查出端倪，黎府的臉都丟大了，她也會傳出不慈的名聲，不利於幾個正在議婚的孫兒孫女。」堂堂太傅府卻沒人願與之聯姻，徒留笑柄。

「三師哥，你這份人情我領了。」前因後果她都知曉了，可以放開手腳大幹一回。

黎玉笛上頭有兩位同師父的師兄，身為瘋師叔徒弟的皇甫少杭屈居第三。

他眼角抽了一下，對她的稱呼有幾分彆扭。「我的毒幾時可以開始拔除。」

「明天晌午吧！今兒個太晚了，還要花功夫準備藥材，你放心，這毒雖然兇狠，明日日落前你還死不了。」

她話中之意要他別耽擱了時辰，要是錯過了最佳拔毒時機，她是華佗再世也救不到了。